

知止乎此說在苦工者尤當省戒恐病一入膏肓而
藥不可投也

吉安府安福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鄧三才

訓導王建中

俞應龍

爲士行日偷人才大壞乞擇師儒端教化以敦
實行事遵奉

明旨推選鄉紳中之端方望重者設帳學宮開示後
學使知趣嚮於崇禎二年十二月初四日鱗集
諸生謹同

本縣正堂陳

敦請

鄒廬翁老先生到學設帳開講蒙

示講義我四章理合刊行

鄒司寇先生泮宮講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自古聖人未有不以學教人者蓋自洒掃應對便可
到聖人地位學豈有大小之分哉而曰大學云者言
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之學何如其大也其曰大學之道道者所繇
適於學之路也其道安在不在耳目之觀記不在書
冊之蒐求只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已均
之爲德而曰明德者人受天地靈明之秉以生生下

炯然便自有不容昧者如狹提落地便知有啼叫便
知有溫濕漸次便有嬉笑便有識認此卽其不容昧
之秉也從此保任自然便是常明之體所謂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而無奈知識漸落遂至昏蔽如
天體何等清明一爲雲霾所掩遂至黯慘明鏡一翳
於塵便無妍媸故一失其明德而學問遂無頭腦矣
則在時時求明此明德喜怒哀樂之發必求不失未
發之中務令精瑩常自管事不受塵俗一毫點染方
爲能明明德然此靈明之體雖在各人之身而靈明

所縮則又不以形骸分而限也天地間未有能一人
獨立隻影爲伴者民卽明德中所通者也其在一
家則有父兄兄弟妻子奴僕之相與父母兄弟妻子奴
僕卽民也其在家國天下則有上下左右前后之相
接上下左右前后皆民也而吾明明德之學卽在親
民漠然不相關非親也卽介然於接應而心不相貫
亦不得爲親必如堯舜四海困窮之思成湯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之語禹由己溺稷由己飢伊尹由己納
溝之耻如此則視天下之民皆吾同胞視疲癯殘疾

皆兄弟之顛連無告如此方謂之能親民而吾之明
明德者始不落於虛幻而無所着然如何又謂止於
至善人正謂其不知至善之歸也善而曰至則必毫
無滯滓妙無影響而後可言至至而曰止則至此更
無地位可以越而進者是聖人之極域也此豈可以
易言哉今文章家以明德親民分貼止至善殊非殊
非蓋吾心體有一毫不照管則民便有不相安處故
明德之必貫於親民也民有一之不獲即吾心體之
有虧故親民必不能外於明德也蓋自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而吾與民共此明德之分賦矣易所謂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是也然而此善此性則根於冲漠無
朕之先故一落意想則涉事功之粗而善不可言至
一有迹象便墮名理之徑而善不可言至不可言至
而可言止乎是故君子慎於潛伏嚴於屋漏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使民勸不待賞威不待刑不顯篤恭而
天下自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之云者
止之極也如是而后可謂大人之學必明乎是而后
可謂大學之道嗟乎世之能明乎此學者鮮矣就寂

以爲學則務於靜中養未發端倪而不知人生以後
曾有喜怒哀樂未發時候否徇物以爲學則借言萬
物一體以爲公而不知根源未淨雖事功遍天下而
終歸於雕虞之陋故大學首篇自格物致知究及於
齊治均平約之於至精至微而擴之於至宏至遠天
德王道存神過化一以貫之更無餘剩而陽明夫子
握其要於致知先文莊暢其旨於戒懼皆萬苦千辛
點出至善面目爲入大學者指迷秘訣願學者細心
求之毋忽

天命之謂性 全章

世間莫有大於此學者誠得於此學則可以位天地
可以育萬物泰養大事在吾掌握曾是而可以易言
哉今人莫不知有性學而不知性之所自來莫不爭
名道學而不知道之所由適又莫不抗顏而稱教習
而不知教之所爲務子思子憂聖人道學一脉猶未
揭盡底板故於中庸首章發之蓋自二五妙合化生
人群而理與氣凝若有所以詔之者不得不舉而歸
之於天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也故天命之

謂性也一命之后而氣與理合朝焉夕焉率焉循焉
可出而不可知焉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是也故率性之謂道也至教之云則在乎脩道矣夫
人有性卽有情而徇情必至於違性故寬或不能栗
柔或不能立剛或不能無虐簡或不能無傲九德至
於九偏六言未免六蔽所謂偏駁雜揉或過或不及
聖人因其道而設之準繩定以教率以脩之脩有脩
整之脩脩有脩補之脩節其過引其不及以歸於大
道此聖人之所以曲成萬物也則教之謂也已矣由

是言之適豈可須臾離於人哉謂猶魚之於水猶二
之也謂方寸之於邪郭也則離矣如須臾可離而可
言道哉其不可離者在不覩之會也而以覩求者沒
矣其不可離者在不聞之際也而以聞求者粗矣故
脩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覩以
目見者也目不可見則惟有戒慎一法聞以耳受者
也耳不可卽則惟有恐懼一法此時此際將以爲隱
乎則神目如電雖絲髮莫逃而莫見乎此矣將以爲
微乎則萌芽不剪將尋斧柯而莫顯乎此矣故戒慎

恐懼不得不用之於獨而慎之陽明夫子曰良知卽
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
良知却是誰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
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明乎獨知而慎獨
工夫自不待言矣此子思子喫緊示人語此下則又
就其顯露處拈出言之夫人自有生以後就無喜怒
哀樂旣云喜怒哀樂又可以言未發否子思子揭此
一段則又就進魚吸水可指而見者言也又就木犀
飄香可挹而聞者言也欲人從喜怒哀樂究及本體

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欲人從發之中節處而得未發之中也故曰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當其未發
而喜怒哀樂之作用何嘗不具安得不謂之大本情
而歸之於性則渾全天德用事將有推之上下前后
左右無不咸宜家國天下無不曲當極之於禮樂刑
政制度文爲以及鬼神祭享無不悉中其肯窺安得
不謂之達道至於發皆中節不失未發之體大本達
道一以貫之則爲致中和矣至於致中和却有可証

驗處矣今試論之人告以有過則喜是喜不失未發之中也而今聞過有能順受之者否且以爲謗而恨隨之矣有怒不遷是怒不失未發之中也而今有怒能損忘者否且遷及於人此事怒而他事遷焉者有矣食於有喪而不敢飽是哀不失未發之中也而且以嬉笑從之甚至父歿之喪墨衰經而調官司赴宴飲以爲常矣蔬食水飲不改其樂是樂不失未發之中也而且以行淫蕩僻至樂而忘死者多矣夫且將一言而顛倒是非一動而翻轉上下如是則天理逐

常人倫毀亂神明怨恫民庶哀籲如是則天地震動水旱頻仍飢饉荐臻刀兵四起川澤山林之產羽毛鱗角之物俱有不得蕃其生而若其性者從此翻看一下而能致中和天地有不位者乎萬物有不育者乎而要之從慎獨以收戒慎之功從戒慎以完天命之體而及其究也則天地從我定位萬物從我托命以効若彼以學若此故妄嘗評之從不覩不聞用工者洗心藏密之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從莫見莫顯而慎焉者是見幾之賢人也得見賢人斯可

美至於喜怒哀樂縱而不知檢者則愚頑無忌憚之
小人而已矣故曰小人反中庸人品具列在所自擇
願諸賢細參之

學而時習之

全章

此聖人法天之學至於神應求齊通塞特於論語有
章發以示人萬世仰吾夫子之學曰時中而孟子亦
稱之曰聖之時從來解者只以清任和各得一偏而
夫子獨以時出之故以爲聖之時而不知夫子之學
則時習之學也今學者且要先明學之一字朱子以
效訓學益爲訓蒙而發畢竟是一覺字夫人生以后
便有此覺而覺用之不同故學亦有不同自二代以
還先民已邈而學則龐雜矣聖人獨用其覺於法天

其曰學而時習之蓋法天行之健爲自強不息之學也陽明夫子曰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一則猶二之矣而聖人直以天自處是故春爲發育聖人亦與之爲發育夏爲長養聖人亦與之爲長養至秋冬爲收歛凝固聖人亦與之爲收歛凝固是故時有震疊亦與之爲震疊時有嘯呬亦與之爲嘯呬時有渥潤時有明朗時有肅殺至於晝明夜晦息養瞬存無一不與之相習猶云某習於某云非僅如坐尸立齋之

習也則是渾然與天爲體矣學至此安得不說夫學所以不得說者爲有作而有輟也故當其作也未嘗無勃然鼓勇之意及其少輟則吟焉無趣矣夫子法天之學更安可以作輟論哉故能說說則有脫然融解之意而學之進可知說則有恍然向往之意而學之益進又可知故夫子自言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卽此便見得聖人之學矣然能說諸心不能通天下之志則聖人之心猶以爲取証無地必有歛然不快者千百世之上有聖人焉猶且懸思

而求印焉而况生同其時者乎海內得一人焉猶且
有同堂比肩之喜而况有自遠方來者乎一則以朋
友講習得麗澤之助一則以響應氣求快同志之孚
而此心之說有不暢而爲樂者乎然而道有污隘時
有通塞或脩身而反困或勵行而招尤吾自信爲無
虧而人或指之曰此僞行以市名者未可知也吾自
約以省愆而人或污之曰此矯行以媚世者未可知
也必於此學有得方能視毀譽如浮雲必於此學有
得方能視進退如敝屣此非君子其人而能有不愠

者乎蓋所性既定卽大行不加而何有於人之知卽
窮居不損而何有於人之不知吾方時習之不服與
朋友講習之不足而暇計於人之知與不知哉嗟乎
世以人之知不知動念者多矣尚言學哉一帖括之
試而競高下一仕進之途而爭升沉一地方之分而
較肥瘠甚且百計而營之營之不得而怨詈隨之且
有鬱鬱至於死亡者有矣問有能恬退自處者十不
一焉有能逃世無悶者百不一焉不知兼受有分不
應得者雖終其生蹢躅下而終無前卽得者亦有幸有

不幸或幸於一時而不能保其終或得於爵位而沒世不齒絕之於此學見未透體若從天命原來看得透朗則性分之內快樂何如吾夫子蔬食水飲顏子簞瓢陋巷儘足享受此悅此樂終身受用此聖人法天之學與陽明夫子惜陰之箴不可不講也

君子有三畏 一節

此是聖人揭示戒慎大頭款從來小人之敢於放肆縱欲蔑理做成種種色色不好的事皆由於一念之無忌憚或因氣動或由俗溺漸次淪汨而本來心體遂盡失其面目聖人故特提畏之一字而揭其所當畏者有三一曰畏天命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蓋言人類所以靈於萬物非徒以耳目聰明爲能視且聽也又非徒以四肢強固爲能持且行也謂惟皇降衷厥有恒性故狹提知愛稍長知敬非由學習天實

命之故曰天命之謂性也是故爲子則當思孝爲臣
便當盡忠爲弟便當友恭朋友便當盡先施之道推
此而一言一動一瞬一息上帝臨汝明命懍然故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
古人見得極樣明切故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
致其功成湯日新又新文王亦武亦人孔子有餘不
敢盡不足不敢不勉何等乾惕何等祗畏則時時戒
慎時時恐懼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而學問之大頭腦
此其在矣其二曰畏大人大人不同先立乎其大者

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曰大人而要以能先立乎其
大者卽能正己而物正者也此等大人則已洞徹乎
天命之從來而體天以行道者是則口代天言身代
天工達而在上則其道行而拯天下之飢溺窮而在
下則其道明而調天下之知覺蓋大以道大以德而
非以聲勢大非以爵名大者故或聞其名而凜凜或
瞻其容而肅肅或行所不當爲之事而惟恐得知或
爲人指摘之及而引以爲耻以此爲畏則不刑罰而
嚴不呵斥而戒天理自有不敢踰利欲自有不敢徇

而刑辟自有不敢干者此又其畏之一也其三曰畏
聖人之言蓋聖謨洋洋疊言孔彰所以教天下後世
或單詞片言而意有獨至或曲譬旁諭而旨有必歸
如子臣弟友則必言之顧視聽言動則必非禮之
防仁義禮智則必擴克之力仕止久遠則必審時之
可惟將聖人口語字字律令句句整龜而少有踰越
若身犯於八千之條而求援無赦肯赦無期者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如此方謂之能畏而要之一歸於天
命之畏蓋天之明命一也體而俗之則爲大人宣而

暢之則爲聖人之言故不知聖言之當畏者又何知
有大人不知大人之當畏者必不知有天命今夫人
生未有不受命於天者自二五凝成萬物化醇而人
獨得其秀而最靈者以異於萬物其秀而靈者卽大
學所謂明德卽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也今人說個天
命說個明德或難通曉但說良知誰能躲得過如好
非其色人莫或知而良知自有不安者何也取非其
有人或不知而良知自有不安者何也所行非所當
爲人或不知而良知自有不安者又何也則屋漏之

嚴甚於十指十目而人特自瞞過耳此處瞞過則一
遇大人便將藐大人之說藉口而何有於大人一誦
聖言便以古人糟粕看過而又何有於聖言且非但
此也德行道義之輩盡目爲迂濶仁義道德之言盡
目爲臭腐惟其意氣可逞詞說可辨其勢愈熾則其
說愈橫其地愈高則其談愈肆甚至蔑理黷倫敗風
壞俗猶且昂然自以爲宇內一人甚且告其君以天
命不足畏貽禍天下者誠不知其可也